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陽貨篇〉第八章。

【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詩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群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】

「有人說這一章與何莫學乎詩同章，不必如此無事生非。古人有個笑話，《三國演義》中周瑜說：既生瑜，何生亮？有人笑說周瑜的母親姓既，諸葛亮的母親姓何。而張飛的母親姓無，因為無事生非」。這段雪廬老人也幽默的講注解，有的注解是無事生非，不必要無事生非，這是雪廬老人在這章開頭講一個幽默的笑話。

『子曰：小子！何莫學夫詩？』「小子是老師稱學生。為什麼必須學詩？不學詩，無以言，不會說話，拿起筆來就不會作文。吾開的功課中，詩必須學。孔子說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悉以為？所以要誦詩三百。因為誦詩聞國政，在國際說話與在家不同，在家還可隨便，到國際上就不行。詩很重要。」

『詩可以興』，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詩是作者說出話來，能轉移風俗，而不得罪人。所謂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聽者可以改過，這是重要的主旨。」

「詩沒有之後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這是由詩中脫胎而來。《春秋》寓褒貶、別善惡，但是意義還是藏在其中，沒有明說出來，看得出來的人也不多，因為《春秋》是把義寓在裡面。」義是義理的義，寓是公寓那個寓，《春秋》它這個筆法就是這樣，寓意義在裡面。「《春秋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鄆，有人便懷疑為什麼都罵鄭莊

公？在京戲中就有孝感天，專說公叔段的好。」

「學詩是意在此而言在彼，指桑樹罵槐樹。」

『可以觀』，「觀，觀光。懂詩法，看人的動作就可看出來，如吳季札觀樂，國家的興衰便可以看明白，他有興衰的現象露出來，你有這現象就必須改。所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大陸失去時，吾在南京聽到《漁光曲》，驚訝為什麼才收復國土之後便出現亡國之音，今日果然。觀，觀其他而省察自己。」雪廬老人講在民國，還在大陸，他在南京聽到一首曲子叫《漁光曲》，曲的內容是講捕魚人的困苦，這在網路上有。雪廬老人當時聽到這首曲子，就知道這是不祥之兆。國之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，現在看起來果然是這樣的。所以雪廬老人當時他在南京聽這一首曲，就知道國家要亡了，今天果然是如此。觀，觀其他而省察自己。主要看到錯誤的要改過來，如果一直錯下去，那就亡國了。

『可以群』，「群，社會是人群社會，一個國家、一個家庭合不合群。今日家庭六親不和，一室不和而國家和，沒這個道理。家不和而能為社會辦事，更沒有這個道理。夫婦是倫始福原，懂詩，彼此才知心情，就能和睦。」

『可以怨。』「可以怨，人在社會，不怨天不尤人的少，小怨而成大怨，大怨則成仇恨，成了眾人的怨恨。在社會如何存在？學詩可以怨，對在上、對朋友，可用其他方法把怨發出來。詩與樂有關係，詩中有大雅、小雅，雅是正的意思，還有變雅，變了正。怨是變雅，例如吾《題猴戲圖》：麟台雲閣意如何，犬背猴冠弄劍戈；不是村翁能造物，時機只在數聲鑼。這就是變雅。吾要你們學詩，可以省察自己，又字字不會錯過。」這是雪廬老人鼓勵我們要學詩，學了詩才會講話，不學詩無以言，不會講話。

『邇之事父』，「邇之事父，在近處的家中懂得事奉父母，如閔子騫說：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，勸他父親。」

『遠之事君。』「遠之事君，到社會才能事君。若君隨意殺人，不諫不行，諫也倒霉，像箕子、微子離開殷紂王，而保有社會。吾在學校教詩，不只是講風花雪月而已。」

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』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詩裡有動物學、植物學，這是科學。農業、商業都可以專，唯有文學不可以專。今日是下才才來學文學，這是衰象。任何學問都必須學文，如《滕王閣序》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國家的事情入情入理。」這章書就是孔子也是教人要學詩，雪廬老人也是常常勸人要學詩，這個地方我們都必須發心來學習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